

引 言

你知道我们人类的祖先是谁吗？你一定张口就说：“知道，知道，是猴子。”可你知道猴子的祖先又是谁呢？《总鳍鱼的故事》就是告诉你我们祖先的祖先的故事。

娃娃鱼惹爸爸生气了，被爸爸当作邮包送给邮递员，这个特殊的“邮包”一路辗转，屡遇惊险，最后，它会被寄给谁呢（《娃娃鱼奇邮记》）？

鲸和人生了两个孩子，男孩是人，女孩是鲸，可是男孩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结果，男孩有一天出海捕鱼，竟然打死了他的妈妈，打伤了他的妹妹，这种悲剧是怎么发生的（《鲸群离去》）？

这本书叫《水族童话》，除了鱼类还有鲸鱼、娃娃鱼、鳄鱼这些叫“鱼”而不是鱼的动物的故

事，还有在水里生活的海豚啊、龙虾啊等等动物的故事。尽管它们分类不同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都生活在水里，所以走进这本童话，就好似走进江河湖海……



〔中国〕宗璞

我们故事的前半段，发生在中生代泥盆纪的大海里。

那时，陆地上一片荒凉，海洋里却热闹得很。生命从海洋里孕育出来，又在海洋里蓬勃生长，如火如荼，好不兴旺。海底像个大花园，各种各样的珊瑚，有的如同一棵小树，有的像盛开的花朵，有的长成一个花坛模样，红黄蓝白，拼成各式图案。海百合腰肢袅娜，随着海水摇摆；各类水藻，粗大茁壮，像蛇一样漂动着。看见那鹦鹉螺吗？叫做直角石的像一个个蛋卷冰淇淋，只是细长些；叫做弓角石的像牛角，只是小得多。它们的圆口上都长了很多触角，像是大胡

子，好不滑稽。这个世界的主角是鱼类。当时已有很多种鱼，它们自由自在地游，和现代的鱼一样活泼快活。

鱼类中有一种叫做总鳍鱼。他们身体修长，游得很快；另有两对肉质鳍，可以支持身体，在海底爬行。看他们在浩淼的碧波间游得多畅快！忽然一扎，便到了水底，愣了一阵，用两对鳍慢慢爬起来。有时遇到尖利的沙石，当然是很疼的，因为他们没有穿鞋子呀。

“我们不怕。”一条小总鳍鱼名叫真掌正在泥沙上爬行。他在和堂妹矛尾比赛，约好只准爬，不准游，目标是离海岸不很远的一块黑礁石。小真掌说：“我们不怕。”他一步步在海百合茎下爬，认真得眼珠子都不转一转。

小矛尾却不这样。她爬了几步，见真掌只顾专心爬，便偷偷地游起来，游了很远，又爬了几步，又游了很远。“我们不怕！”她也笑着、叫着。当然是她先到目的地。那里礁石顶和海面顶齐，她在顶上又爬了几步，便停在一个石孔里，给真掌喊加油。

老实的真掌很羡慕矛尾的本事，他加劲练习，决心要爬得更好。他的练习场所是海底一长

条沙地，两旁都是海百合，像我们路边的垂柳一样。还有许多直角石、弓角石在旁观。海百合常常弯下腰来，笑咪咪地说：“何必自苦乃尔！”她们有文^文绉绉的风度，所以得把文绉绉的语言交给她们。

真掌没有那么文绉绉，他一愣之后回答说：“我就是想做得好一点儿。”他有这个习惯，什么都想做得好一点。于是他继续爬，看一看那似乎是永恒的静寂的天空，在起伏的波涛上漂一漂，在礁石的石孔里歇息一下，很快又回到深水中来。因为总鳍鱼是深水鱼类，水面的空气使他不舒服。

海中的居民过得好日子。他们也许可以就这样过下去，过上几千万年。有一天，几条总鳍鱼老太太在珊瑚花坛边用鳍撑住沙地，东家长西家短闲聊天。忽然她们都觉得头晕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下来，可又什么也看不见。一位老太太的孙子游来报告，说是海水在退！大家眼看着那块黑礁石越来越高，本来在礁石顶端散步，鳍可以不离水面，凉爽而舒适，你们记得不？现在这礁石顶端离开水面已有一株大海百合那么高了。

鱼儿们大为惊慌，各按族类聚会。在真正的

灾难面前，谁又能讨论出什么结果！几天过去了，不只上了年纪的鱼感到头晕，身强力壮的鱼也头晕得厉害。又过了不知多久，他们整天觉得四周的一切都在晃动，简直不能保持平衡。海水浅多了，炽热的阳光照下来，各种贝类都闪着刺眼的光，使鱼儿们不只头晕而且眼花。

真掌很害怕。他还没有过这样强烈的可以称为恐怖的感觉。他很小就离开父母，凭着大自然给他的修长而强壮的身体，生活很顺利。可现在是怎么了？连游动都很困难。他躲在岩石底下的弯洞里，隔一会儿便探出头来，他想看看矛尾妹妹在哪里。

忽然海水剧烈地晃动了，一大群鱼互相碰撞着艰难地游过来。在一片混乱中，真掌知道不远处海水已退尽，许多鱼在阳光下曝晒，很快都死去了。真掌从洞里游出来，想过去看看，能不能帮忙做点什么。

“真掌！你怎么往那边去！”是矛尾在叫，“那边没有水了，不能去！”

“我可以爬几步。”真掌说。

“不能去！但愿我们这点水能保住。”矛尾费力地摆动她那秀丽的尾巴。为了让她安心，真掌

便听从了她的话。

“可咱们怎么能保住这水呢？”大家互相问，谁也不能回答，只能过一天算一天。鱼儿们在惶恐不安中觉得越来越热。这一天，真正的灾难终于到来了。

真掌正在大礁石下面，偏着身子，用力看那高不可攀的礁石，像是小学生在看一座大塔。忽然，他觉得背脊发烫，原来海水正急速地退去，转眼间，鱼群都搁浅在泥泞中了。

“怎么办哪？”鱼儿们一般是以沉默为美德的，这时也禁不住大嚷大叫起来；他们挣扎着从泥泞中跳起，拼命甩动尾巴，又重重地落下来。彼此恐怖的呼喊使得彼此都更加恐怖。“怎么办？怎么办哪？”海百合没有海水作依附，东倒西歪，狼狈不堪。“大祸临头！”她们说。

真掌用两对鳍在礁石边站稳，他心里也乱得很。因为死鱼很多，空气、水和泥沙中都发出腐烂的气味。许多总鳍鱼爬过来了。不知道他们是否开会讨论过，他们似乎作出了决定：此地不宜停留。必须赶快离开。

总鳍鱼成群结队地爬动。真掌也在其中。他们一步步艰难地向着一个方向前进。

向着陆地！

向着陆地。他们来自海洋，但不把自己圈囿在海洋里。想想看，无边的、丰富深奥的大海也能成为一种圈囿。他们爬，让小小的鳍负担着全身，吃力地爬。真掌很快便爬到最前面。他觉得自己的鳍坚定有力。本来总鳍鱼的鳍是有骨骼的。

可是矛尾又不见了！矛尾在哪里？你平时不总是先到达目的地吗？真掌不得不掉转身子找她。尖利的沙石扎得他痛彻肺腑，他也顾不得，左看右看，每一次都用力转动整个身子。好不容易看见矛尾了！瞧！她和姊妹们在不远的一个水坑里惊慌地翻腾着。真掌忙爬过去，一股恶浊的气味扑过来。“不能留在这儿！”真掌爬着叫着。他看见矛尾的尾巴黏糊糊的，几条死鱼在她身边，肚皮翻朝着太阳。

“爬！”真掌命令道。矛尾立刻跟在他后面爬了。大群的总鳍鱼从他们身边过去，向着一个方向。

向着陆地！

他们不知爬了多久，鳍都破了，流出淡淡的冰冷的血。矛尾越爬越慢，她太累了，觉得再向

前一步就会死掉。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水坑，不少鱼在里面苟延残喘，他们叫矛尾。她猛地冲了几步，落入水坑。

真掌费力地掉转身子。矛尾从拥挤的鱼群中伸出头来，他们两个对望着。在亿万年的历史中，几秒钟是太短暂了，太微不足道了，可这是多么重要的几秒钟啊！既然道路不同，就分手吧。

真掌又掉转身子，和大批正在爬行的总鳍鱼一起，向着陆地前进了。

他们爬啊爬啊，毫不停留。一路上，有的不惯爬行死于劳累，有的不堪阳光照射死于酷热，有的不善呼吸死于窒息。他们经过的路上，遗下了不少死鱼。但是活着的还是只管在爬，爬啊爬啊，向着前面，向着陆地！

终于有一天，真掌和伙伴们爬到了一丛绿色植物下面。他们当然不是海百合。这些植物有的枝梢卷曲，有的从地下长了宽大的叶片，绿油油的。他们不受海水圈围，显得独立而自由。这是早期的裸厥植物。真掌和伙伴们觉得凉爽适意，高兴得用尾巴互相拍打。陆地上，这里那里已经涂抹着小块绿色，绿色要把大地覆盖起来，好迎

接大地的主人。

啊！陆地！从海洋来的生命开始了征服陆地的伟大进程。

我们故事的后半段发生在公元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个海港。

港湾深处住着一种大鱼，身材修长，有两对肉质鳍。他们强壮，捕食轻易，吃饱了，便在深深的海中自由自在地游。鱼生如此，还有何求！可是近两年，有好几条这种鱼莫名其妙地失踪，不是在海中搏斗被别的鱼吃掉——那是天经地义的，而是被水面上的什么东西捞了去。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鱼群，明明有比大海的力量还大的力量在主宰世界。鱼儿们已经听说了，那是人类。

“别浮上去！”鱼妈妈告诫小鱼，“人会逮住你。”在鱼的头脑里，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。

有一条年轻的鱼，早离开妈妈独立生活了。他很好奇，富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气质，常爱浮上海面，看港湾中的各种船只，看岸上的灯火。他听说过，那大大小小神奇的船是人造的，那辉煌灿烂的地方是人类居住的。

一个夜晚，他在海面上慢慢游，看着星星般的灯火，觉得很不舒服。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惆怅。他的生活本来还可以丰富得多，而不只是光知道吃别的鱼而活下去。

忽然间，有什么东西把他网住了，把他往上拉，往上拉。他用力甩着尾巴挣扎，完全无济于事。虽然他有一米多长，100多斤重，可那结实的网，是人造的

他被重重地摔在甲板上，离开了水，他只有喘气的份儿。许多人惊诧地看着他。“瞧这条怪鱼！”人们叫道，他弯起头尾一纵身跳起来，尾巴扫到一个人肩上，那人叫道：“好大力气！”便举起鱼叉来，几个人立刻拉住他，一齐说要请鱼类学家看一看。

这条鱼给运到一个深池里，有一个铁丝网，将这池一隔两半。池里装的是海水。有小鱼做食物，他很舒服。不久它就发现，在铁丝网的那一边还住着一一条鱼，正是他的一位叔叔，前些时候失踪了的。

“你在这里？”你也来了？”他们互相问候，互相愁苦地望着。

“我们落到人的手里了。”叔叔说。他来的时

间不短了，已经成为一条有知识的鱼。不过他不爱炫耀。“我们真倒霉。”

年轻的鱼不久就知道人的权威了。人把他从海里捞上来，人喂他吃的。他在这里离人很近，饲养人员、研究人员、参观人员不断来看他们。他不知道，人可以使他昏迷，把他翻来覆去检查个够，再使他苏醒。人可以叫他生，也可以叫他死。他没有能力违背。

他崇敬地望着人。不料铁丝网那边上了年纪的鱼，却很不以为然。“我们是鱼，就该在水里游，怎么能爬呢！爬出来的成绩，算不得什么。”

年轻的鱼不懂，愣着。

“你知道吗？人类是我们的堂兄弟。”老鱼终于吐出了这个秘密。年轻的鱼如闻霹雳，大吃一惊。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！”老鱼又说，“我们是鱼，他们也不过是鱼变的。我们过了几亿年还是在水里游，他们连海也进不来了。”他骄傲、庄重地游动着，以证明他游水的技术。

年轻的鱼还想知道得多一些。上了年纪的鱼却认为再多说就近于饶舌，有碍沉默的美德。也许他就知道这一点，谁知道呢。

这时，一位妇女带着几个人走到池边来了。这位女鱼类学家是鱼的朋友，她热爱鱼类科学，因为对鱼太了解了，又成为鱼的仇敌。年轻的鱼崇拜她，见到她就沉到水下去。上年纪的鱼蔑视她，见了她便张着大口，以示她经不起一咬。

遗憾的是无论蔑视或崇敬，这位妇女都不知道。她专心地给人们讲解着。她讲得太清楚了，有几句话一直传到水下：

“这种矛尾鱼是总鳍鱼的一支。另一支真掌鳍鱼登陆成功，发展为两栖动物，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历程，两栖动物又发展为高级脊椎动物。奇怪的是，这种矛尾鱼没有灭绝，而经历了三亿多年，除了身体变大了些，一切都和从前一样，依然故我。它们没有发展，没有变化，它们是鱼类的活化石。”

我们故事的结尾是在一个展览会上。许多人来看活化石。两条鱼轮流展出。这天轮到年轻的鱼，他呆呆地停在大玻璃水箱里。有人走近，他就向漂动的海藻中钻，尽量把尾巴对着参观的人群。这举动和他那健壮的身体很不相称。

人们觉得很有趣。活的化石！真是奇迹！而

且这活化石这样富于表情。一个小观众笑问道：
“你害怕吧 我的堂兄弟？”

另一个小观众仔细观察了半天，大声说：
“你觉得不好意思了 是吗？”

年轻的鱼悲哀地望着海藻，没有回答。



为人鱼姑娘当翻译

〔中国〕萧袤

这一天，娃娃鱼家来了一位外国小客人。

小朋友们猜一猜，她是谁呀？

嗨，她就是来自丹麦的人鱼姑娘。

人鱼姑娘流利的丹麦话，娃娃鱼一个字也听不懂。

他飞快地跑出门，找来九头鸟当翻译。

九头鸟长了九个脑袋。九个脑袋上共有九个嘴巴。因为翅膀好使，她到过许多地方，会说许多外国话。具体来讲，她会说九国语言。

人鱼姑娘拉着娃娃鱼的手，说：

“『℃☒×%o\$☆%o\$■☒◇●※○℃◇§★%o
 ◀℃☆』△—○。”

（这是丹麦人鱼语，上面有许多小气泡似的符号，那是因为人鱼姑娘生活在大海里的缘故。）

娃娃鱼瞪着小眼睛凝望九头鸟，那意思是：“哎呀，急死人了！快翻译呀，不然，我怎么回答人家呢。”

九头鸟不慌不忙。

一号嘴对二号嘴咕嘟了一句什么，二号嘴对三号嘴咕嘟了一句什么，三号嘴对四号嘴咕嘟了一句什么，四号嘴对五号嘴，五号嘴对六号嘴……最后，八号嘴对九号嘴咕嘟了一句什么，九号嘴这才慢悠悠地说道：

“人鱼姑娘说，五千年前，咱们是一家，一笔写不出两个鱼字呀！看到你，我真高兴！”

本来，见多识广的九头鸟，完全可以把丹麦人鱼语，直接翻译成中国娃娃鱼话，但因为她有九个脑袋呀，她常常拿不定主意。（瞧，没有主脑，就是这么麻烦！）再说，她有九个嘴巴呀，七嘴八舌的事，总是难免的。为了公平公正，让每个嘴巴都有表达表现的机会，充分行使“说话权”，九头鸟只好这样安排：

一号嘴将丹麦人鱼语翻译成澳洲袋鼠语；

二号嘴将澳洲袋鼠语翻译成美国公牛语；

三号嘴将美国公牛语翻译成南美洲树懒语；
四号嘴说出了泰国大象语；五号嘴翻成了冰
岛企鹅语；……最后，九号嘴将爱斯基摩海豹语
译成了中国娃娃鱼语。

“高兴，高兴，我比您更高兴！我代表娃娃
鱼家族欢迎您的光临！”

娃娃鱼说得多好！他的外交口才几乎是天生
的。

这下轮到人鱼姑娘听不懂了。她忽闪着美丽
的长睫毛，眼巴巴地望着九头鸟，希望她快点翻
译。

可九头鸟仍然不慌不忙。

这回倒过来了——九号嘴对八号嘴咕嘟了一
句什么，八号嘴对七号嘴咕嘟了一句什么，七号
嘴对六号嘴咕嘟了一句什么，六号嘴对五号嘴，
五号嘴对四号嘴，……最后，二号嘴对一号嘴咕
嘟了一句什么，一号嘴说：

“『℃\$%o § ◆』 ■』 § ◇』 § X』 § ▲』 §
●☆◆△』 ◇ § ◆。”

（那些飘摇的曲线是不是挺像海底茂盛、葳
蕤的海草、海藻、海带？）

人鱼姑娘像海潮一样激动，她情不自禁地，